

C40-4514

內經禪師月掌語錄序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欲得如來金色之身
焚身焚臂諸佛讚言是真精進是真法
供養如來兩臂還復如故智者大師入觀
三七日誦法華至此見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證語言陀羅尼三十年宣演將靈山會
上一輪月分明話出爭奈後人貪觀天上
失却手中依舊見得用不得達磨西來傳

C40

4514

(284)

5 64853

至臨濟從黃檗三頓棒下換得一雙白拈
手見師吐舌劈面一掌將如來金色之身
拋向諸人面前把住也由我推開也由我
把喜見還復之臂分作一喝賓主有時一
手擡有時一手搦直饒八萬四千會衆齊
到一時喝散至今靈山那一輪出他掌握
不得月掌禪師紹兄初叅卽中法師透盡
台宗玄奧所至分座雖有百千文字之師

莫能窮其辯狀終疑濟上別有長處聞山
頭和尚舊住國清將智者道場全提向上
懷香叅叩聞示衆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佛法不是磨稜合縫的道理從前打
算定的六十花甲子一時亂却直得上無
攀仰下絕已躬當下得個自在和尚向脚
跟下與他錐劄連喝兩喝師汗下通身臨
機不讓拈頌呈解有截斷白雲歸路滑更

無人敢罵央庠之句自此露柱翻身舌頭
無骨和尚見他得處峻絕用處孤危不待
積稔溫研卽命領衆月掌兩年來林巒悅
性花鳥發機時時從水心鍊骨中吐出劒
光香燄到處珠迴玉轉依朕月冷風高法
語傳上山頭和尚亟命流通爲末法波流
作一砥柱卽中法師聞師出世爲之助喜
示寂時將衣一頂并耒了公案仍以屬師

人人疑道爾往瀟湘我之東魯法師何故
如此殊不知百川異流都歸大海同名海
水住於大海卽混衆流如人在大海中浴
卽用一切水刹竿旣已倒却甚處不是靈
山四教轉爲四箇三觀鎔成三句皇風已
成一片何處更覓封疆卽中瑯琊後先一
揆月掌長水今古同條真可爲萬世法程
矣今日欲報師恩不用別求方便只此法

語一出十八年西望遙禮之願未滿者今
滿一生平僅登五品之位未圓者今圓從
上師恩一時報盡了也何以故靈山話月
共見共聞惟有臨濟一掌用得親切圓滿
故雖狀報千餘年前國清之恩則易報十
餘年來國清之恩則難若欲扶豎今日國
清盡大地人總須喫掌此錄中有一句子
是一切衆生喜見底亦是使一切衆生離
見底盡大地人還有拈得出者麼以手作
掌勢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捫始應
知大家試撈捫看

同門法弟張有譽拜譔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

侍者照維記錄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上

入院上堂僧問當頭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
恰好導物隨機卽不問識人因語事如何師云老和
尚命我住院僧云某甲二十年得到這裏師云現成
公案僧云大衆看取新長老令行師云弄潮須是弄
潮人僧問握金剛劔大用天旋奮師子威全機電卷
正恁麼時略請一籌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僧云作
家宗師宛爾不同師云師兄是什麼心行僧顧左右

云一時驗取僧問馬駒脚下兒孫三十年不少鹽醬
還有匙挑不上底麼師默然僧云一曲沒絃琴惟師
彈得妙師云徒勞側耳僧問靈岳聖箭一衆咸知不
展鋒鋌便請答話師云一不做二不休僧云可謂運
籌帷幄決勝千里師云旣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僧
云總是今日老胡有望師云退身三步僧問暮鼓晨
鐘古佛家聲不改黃鶯紫燕雲門曲調新翻未審最
初一句是何音響師云響僧云可謂聞所未聞師云
若將耳聽終難會僧云又與麼去也師云識得拄杖
子也未僧問拄杖子東西南北皆建立之地云何只

在水中央師云破二作三僧云曲象牀天人龍象盡
瞻仰之時如何是正說法師云拋三放兩僧云靈岳
二世不忝家聲月掌重興其何方便師便喝僧禮拜
云不爲分外僧問一自達磨西來便有神光立雪祖
祖相傳直至今日作麼生是今日底事師云我這裏
無許多事僧云靈岳法道傳千古月中與更若何
師云向上轉僧云卽今四衆觀瞻還請別通消息師
便喝僧問至化無私祥雲四集人天交接兩得相見
咫尺之間因甚不覩師頰師云大家在這裏僧云恁
麼則相見了也師云更須著眼僧云頂門廓徹通天

眼今古輝煌未易知師云不勞讚頌乃云全機天縱
不落今時大用風馳掀翻空劫明明沒覆藏落落無
向背卷三際入一剎那中寂寥非內展毫端現大千
世界寬廓非外彌綸萬有包括十虛超越古今輝煌
宇宙淨裸裸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不離當處透色
透聲嘗自現前絕聞絕見萬緣不到處錦簇花攢一
塵不立時冰清玉潤不是單提獨弄豈特雙放雙收
所以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
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到這裏截斷衆
流壁立千仞人境俱奪照用齊行直得百丈馬師退

身有分德山臨濟入作無門如獅子奮迅威旋近遠
如神鋒揮舞迹絕空輪百獸潛踪千邪屏跡當陽直
截覲體全真今日選佛場開舉揚法要心空及第已
見一衆無私高奪錦幖畢竟是誰得俊喝一喝云違
得便行真漢子人間天上本無雙復舉汾陽昭和尚
叅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首山云龍袖拂開全
體現昭云師意如何首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踪昭大
悟于言下拜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
知有問者云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汾陽云正是我放
身命處師云垂任公釣能獲衝浪鯢鯨擡巨靈手可

壁連天華嶽汾陽於離鉤三寸放下身心向碧潭明
月得透脫一路故能談笑振濟北家聲叱咤弄西河
獅子真不忝爲首山高弟種上座三十年前得個放
身命處直至而今百無一解行但行坐但坐中時持
鉢後夜就枕若是扶豎綱宗應機說法別有一人用
得且道用得底在甚麼處驀攬拄杖云來也來也
請職事上堂僧問敲風打雨古今標榜呵佛罵祖眼
目人天卽今事作麼生師云銅砂鑼裏底收得也未
僧云雷聲天下響半點不謾人師云却又潑狼潑賴
僧云果狀師云念汝庫司事繁乃云褊却犀牛扇子

清風生八極拘拆黃龍頭角一字定千鈞楊岐三脚
驢原自庫司下割出祖翁一片地也從草鞋邊搆來
種冬瓜栽茄子要在乘時及節明紀綱揖進退那可
落後攙前旣嚴上古風規須盡今時樞要若是十八
上解作活計底總著槽廠且道三十年不少鹽醬底
又作麼生顧左右云看取令行

鹿城衆禪人領檀越請上堂僧問鬱蒸無處避白汗
通身薰風自南來涼生殿閣未審無位真人還受寒
暑也無師云竹翠桐陰滿院涼僧云驚羣之句一衆
罕聞師云上座親到這裏僧云是師云元來是家裏

人僧問大脫空小脫空不勞語舉蘇州有嘗州有快
便將來師云踏藕得魚歸僧云可謂好音在耳人皆
聳師云脚跟下看看僧云新長老甚有長處師云透
得過也未僧一喝師云又是從頭起同叅出云大丈夫
漢不可受人處分也師驀豎拳云這個因何喚作
拳叅云若朕者不得不與兄葛藤師云莫道不受人
處分好叅云看我鼻孔左邊出氣右邊出氣師云且
照顧眉毛叅云終不敢埋沒師噓噓僧問臨濟入門
便喝齒不關風雪峰逢僧輓毬脚不點地不審此間
佛法作麼商量師云饅頭餛飩子儘飽食僧云只這便

是莫更別有師云餽餅飢聲僧云若不登樓望焉
知滄海深師云重賞之下自有勇夫僧喏喏師云口
大喉嚨小僧問有問有荅虚空著楔無問無荅死水
淹鱗去此二途如何施設師云拄杖好打鼓僧云也
出這網子不得師云禮拜了自有方便僧云大眾看
取師云莫將得勝調喚作退軍羅僧問埋兵掉戰未
是作家奪鼓攬旗方爲好手不動干戈建太平承誰
恩力師云一鎚破三關僧云向上更有事麼師打云
這番顧惜不得也僧云果朕熟處難忘師不顧僧問
山依舊山水依舊水因什天際七峰化作清涼新水

寺師舉手云展則成掌僧云昔不至今今不至昔因什掌中明月照他花柳舊亭臺僧語稍遲師云泊乎忘却話頭僧問高吞萬象含裹十虛則不問離相離名越今越古一句作麼生道師打云看取令行時僧云恁麼則劈開萬仞峰覲面知消息師云如何是你知底事僧云一片虛凝絕謂情萬古清光飛玉兔師云錯認山河當眼睛僧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呈起坐具云具眼者請看師云放下著僧以坐具指左邊師云不得指東畫西僧復以坐具指右邊師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僧云合取兩片皮師云也是弄

精魂僧一喝師云亂統不少乃云薰風來殿閣吹開衣裏明珠赫日爍虛空照徹塵中寶刹人人有所無盡寶藏不離脚下祇在腕頭動步則金玉琳琅舉手則珍奇交錯通天烜彩皎潔無倫遍界流輝虛明絕待爭奈情塵妄起埋沒本來障翳橫生遺失故有直得通身不奈孤露玲瓏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殊不知一錘無卓之處卽是四稜蹋地之鄉貴超三界而智不能知富備萬有而識不能識若能立處卽真自可隨緣放曠何必更向江西問路河北尋踪尚朶水上老古錘從來沒意智見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見

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愈覺鄉關迢遞岐路縱橫
巨浪千尋白雲萬里有朝向心識不到處直下回光
於顧鑒不及時平空返照便見千門萬戶豁爾虛通
八寶七珍煥朕等現譬如百千明鏡互相照物剎剎
塵塵各不相借雖則莫窮形相却也觸處圓明隨意
出生應緣不竭嘉祥駢集意氣平添可以光顯宗風
可以開托勝業可以資成萬德可以津濟四生今日
有大檀越設大施會拈拄杖卓一下云無盡藏一擊
洞開了也諸仁者親到寶山不可當面錯過復成一
頰棒頭一擊響玲瓏寶藏掀翻不費功有念便爲煩

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如來竹密不妨流水過未來修學人山
高豈礙白雲飛現在諸菩薩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
今北地木所以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識得
性無喜亦無憂雖朕如是這裏不是停橈把纜底所
在要做佛祖烜赫兒孫更須向上轉去始得

曬藏經小叅僧問濟上宗風不出玄要屈曲垂慈敢
請方便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不坐萬年床如何是第一
二玄師云四十九年說不到如何是第三玄師便打
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拈却葛藤如何是第二要師云

不拜何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大眾笑你僧云恁麼則坐斷毘盧頂透出普賢門師云不易念將來僧問百尺竿頭涼風颯颯透心透骨便請一言師云天晴好曬眼僧云古佛堂前敢辭出手師云南山頭底是什麼僧一喝師打云直待雨淋淋乃拈起拄杖云一塵未破有卷無字真經嘗在諸人六根門頭作大佛事眼界寬通流出大光明藏耳門寥廓透過金鼓雷轟鼻息絕出入之交舌底斷偏圓之量心如牆壁身若虛空不涉衆緣不居陰界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慶喜結集不到童壽翻譯不來卓拄杖云一塵既破諸

佛正法大千經卷皆從此出四十九年說不盡三百餘會轉不竭便見四花奪目六震亂聞入落箇林者不嗅餘香得乳麝味者不想餘食金剛體受戒光熏爍清淨心被梵網牽纏開列三乘則忘失句逗分張五部卽互立開遮六足八健度議論紛披五教十玄門判釋交錯唐言梵語一片難成祖意教意殊途割裂放下拄杖云前科後段拈向一邊正與麼時一塵何在無字真經大千經卷又向甚處去也還知落處麼若也知得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熾狀說法若也未知聽取葛藤諸法從本來還從本地入瞿

曇與達磨舌頭總無骨但得本莫愁未不可得中祇
麼得眉光舒卷十萬土到頭難覓纖塵迹風吹不入
水灑不濕盡情攤出當陽展兩手云好趁青天白日
六月十八日上堂昨夜正法明通身汗下來朝觀世
音透體風生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未後太過正當今
日波淨月臨團捏不聚鏡明像現花擘不開文殊普
賢總在這裏聚頭打哄道我亦從中入非唯觀世音
擊禪床一下云不審今後更敢也無復云大眾此是
山僧據欵結案若作佛法商量彼此不著便

上堂目前無異路步步越佛祖階梯舌底絕遮欄句

句斷名言意量若是齒門無縫脚下無私便可游戲
神通乘時應物風聲透樹電影穿雷不落唇吻法音
微震十虛碧水連天奇雲覆地不涉程途神御頓超
八極始顯門庭施設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七穿八穴
皆吾心之嘗分非有假於他術也連喝兩喝云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

立秋日小參僧問飄去殘荷送夏飛來一葉迎秋應
節及時請師端的師云海門橫鎖柱僧云恁麼則零
落總歸根也師云看你築著磕著僧一喝師便打僧
云可謂一條痕到底佛祖不容情師云藏身露影漢

乃云一葉落天下秋涼生大竺話啾啾無位真人直
得金風體露赤肉團上肯同玉露傾湫滿院碧梧蕭
瑟那比春殘三島一池芰荷旖旎何如花老十洲五
湖叅學侶莫向外馳求靈源仙嶼在人世草鞋跟斷
堪優游把住清谿洗盡南泉三不是放開白月透出
雲門六不收操徹沒絃琴歌殘無字謳休嫌作者頻
頻舉若個知音解點頭黃鍾湏洞大呂颺颺落雁曲
終人不見橫江青疊數峰秋

上堂僧問水天一色丹桂含香月掌堂中還肯別露
消息也未師云雨足秋苔滑僧云何不葢覆他去師

云汝因甚平地喫交僧一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尚
饗僧問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正恁麼時何
人領話師云前日用得著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來
日向你道僧云今日事作麼生師打云猶自不唧溜
乃云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不存知解喝一
喝云入得也未若也未入須要尋個人路既入得了
還須討條出路始得三世諸佛入了不肯出一向露
胸跣足歷代祖師出了不肯入到處赤手白拈月掌
這裏山門佛殿長年蕩蕩地總沒絲毫障隔入也繇
你入出也繇你出只是不許踢著門檻喝一喝云有

甚麼限

因事上堂僧問峰頭翻玉浪額下隱明珠蓋覆不來
卽不問面門出入事如何師云菴居冷淡僧頻走僧
云漁翁釣得江心月特地拈來便請觀師云這裏不
著殘羹餽飯僧云恁麼則滿目青山一塵不點師打
云將謂孤負汝乃云古木參天向上句相逢不拈出
平橋跨水截流機舉意便知有碧落亭下涼沁心源
浣香洞口寒生毛骨塵中行客方外高人驀地到來
煩喧頓息盡道南方廣北地清涼總莫逾此便擬
拈提大小石頭品頌日月佛面不知早被法雷閤刺

透耳門漾月池浸爛脚板了也大眾此是山僧真實
告報汝若放得下去等閑穿過竹廊自有一轉兩轉
相爲處或更怖頭狂走向外馳求玲瓏崑斷不點頭
招手掣袖鉤衣何故聲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
下金鉤

小叅達磨隻履闌中拋下東天也到西天也到神光
一臂冷地揮落左手也著右手也著將心與汝安北
斗面南看與汝安心竟獼猴照古鏡易得諸佛法印
難覓自己身心唯須息見不用求真若道水不洗水
金不博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檀越請上堂把得定古佛風規十方通暢打得開祖
師關候大地全收月掌院裏上堂暹羅國裏打鼓驚
發東海龍王助佛揚化之心向虛空中轟個霹靂於
水面上捲陣涼風便見梁朝傅大士楚國孟嘗君鬚
髯戢戢襟袖蕭蕭倒橐傾箱和盤托入直得齋廚與
漆桶爭光杓柄共茶銚鬪力一鉢三鎗後個個飽膨
脰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又何暇顧日月星辰之流轉
山川草木之凋零且道何緣得到與麼地良久云秋
風入戶自生涼流水到門非有意

上堂祖師血脉諸佛心髓聲聞緣覺天堂地獄人畜

草芥有情無情天左旋地右轉南斗六北斗七豎拂
子云總在這裏只這個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不
用殺人刀活人不用活人劍大衆作麼生見個不用
底道理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道不得擊拂子云一
擊百襍碎從教遍界分

老和尚送法衣到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量超空界
轉空界而透法身價逾大千遍大千而作佛事熟向
爐中專申供養始祖釋迦文佛伏願天回聖瑞地轉
嘉祥人人悟涅槃妙心各各開正法眼藏欠拈香云
此一瓣香熏透飲光鼻孔直下穿來爍開於密腦門

從空迸出供養禪宗第一祖迦葉尊者下洎六十八世萬峰藏禪師伏願金襴如舊淵源法脉無窮寶印長新邇代綱宗有據正拈香云此一瓣香面門割出蓋地蓋天奉下劈開徹頭徹尾熱向爐中專申供養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原住天台國清靈岳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白椎竟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拈過一邊正恁麼時如何舉揚師提起袈裟云祇這是僧云若非和尚到這裏大難措手師云灼朕有與麼事僧云敢辭作禮僧問世尊拈花是何意旨師云剎竿頭指天僧云迦葉微笑又且如何師云此是古今榜

樣僧云卽今四衆臨筵還有解笑者麼師云無絲毫頭謾汝僧擬進語師便喝僧問如何是臨濟綱宗師云向甚處著此一問僧擬議師叱退乃云多子塢前親付不是從天降下東山會裏送來亦非從地涌出開潑天門戶已見一片打成續無盡心燈貴得千華競艷絲綸相副寰中日月縱橫文彩全彰方外乾坤建立撮三玄戈甲脫體驚羣得七事鈴韜全機敵勝天朕尊貴不落功勳法雨現成非屬造作乘時有卷有舒應用無偏無黨光明燦爛一衆咸知且覲體荷擔如何展托揮拂子云打開無相毘盧印千聖齊教

列下風復舉阿難問迦葉尊者云世尊傳金縷袈裟
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
門前刹竿著師云一呼一諾密度金針倒却刹竿暗
穿玉線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放去收來毫無異相正
當今日不添一縷不減一絲當陽揭露更不囊藏設
有人問金縷袈裟外別傳個什麼但道祇這是何故
聾一會靈山儼狀未散

上堂喝下奔流度刃著忙作麼棒頭疾燄趨風只在
這裏有水到渠成之用自能平地涌波瀾具風行草
偃之機何必虚空抽閃電雖狀照用齊行要且人境

不奪若要扶樹臨濟正法眼藏恰似蚊子撼須彌藕
絲牽大象你且緩緩喝一喝云是甚麼復云有口不
可閉却

上堂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水母飛入摩醯眼睛蝦蟇
鑽過娑竭鼻孔各各自謂神通遊戲出入無礙驀地
裏一眨一喚便見出頭無路退步無門拄杖子不惜
老力卓一下云打開閑門破戶非特令伊轉得身吐
得氣要使盡大地凡聖智愚森羅萬象靈機互煥徹
證無生其或眼睛睹腮鼻孔無竅滄海盡教枯到底
須彌直得碾爲塵復卓拄杖云未放伊在

上堂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口念彌陀雙拄杖開眼也者合眼也者目瞽瞳人不出頭直饒出言吐氣口口分明見貌辨音頭頭諦當猶是倚門傍戶不能越格超情若到月掌這裏更不如何若何將條爛貫索一串穿却掛向蘆茆壁下且道爲人節目在什麼處良久云放待冷來看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云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上堂盡大地是隻清淨眼那許分疆裂界遍虛空是

片解脫場無勞擊木敲空忽起佛見法見底眨向二鐵圍山妄自鑽皮割血底安置非非想處師子窟中豈容墊干梅檀林裏不著伊蘭要得門牆清潔直須徹底掀翻若更如何若何莫怪拄杖子太無面目卓拄杖云不是爲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頭頭蓋色騎聲拈提向上機關著者超今邁古趙州略約一蹋兩斷有路却成無路毘耶丈室一靠便倒無門卽是法門向無門處透過鐵壁銀山通身無影像於有路處踏著本來田地步步絕行踪便恁麼去十方寬廓纔恁麼來水泄不通

把斷要津則且置一起直入又如何埜色更無山隔
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中秋小叅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以拂子打圓相云時節已至佛性義顯諸仁
作麼生觀又如何識有底道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總
是這個時節有底道開眼見明合眼見暗何曾離得
這裏全承自己力不向外邊求但一月真中間自無
是月非月與麼見解祇知銀漢無聲機輪密轉不見
金波絕迹動靜嘗圓山僧要問祇如盡大地是個自
已向什麼處著這一月盡大地是一月自己又在什

處這裏透去入得月輪三昧便可出沒神通利生遊
戲隨方隱顯無時當處靈光迴脫揮拂子云如今揮
開碧落截斷清波納須彌于芥子擲芥子于無垠十
方世界空索索三千刹海夜沉沉餽餅裏沒汁啣茶
堂裏來各與一盞

上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
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總是驀直示汝無端驟步歸
方丈入僧堂自成紆曲大衆向什麼處與古人相見
良久云吽

上堂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廓狀無聖心如墻壁庭前柏樹子六耳不同謀青絹
扇子足風凉說法了也便合頓悟一華開五葉結果
自狀成若也錯過盲龜跛驚空流浪枉使漁翁把釣
竿

晚叅針眼裏放身七橫八豎縱步有餘太虛中走馬
千變萬化措足無地祇如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
不藏身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因甚出這網子不得叅
上堂大海不著死屍徐六擔板虛空具含衆象擔板
徐六王老師斬猫兒鄧師伯打瓦鼓擘開華嶽連天
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上堂聞鐘鳴便上殿聽板聲卽過堂喫粥了也洗鉢
盂去便是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便
是悉達初生指天指地作大師子吼底時節喝一喝
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秋風凉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故鄉則不無地
頭在什麼處莫是上是天下是地麼有什麼碑記莫
是僧堂前佛殿後麼脚跟未點地在莫是三條椽下
七尺单前麼十萬八千未是遠若恁麼去總是個無
地頭漢畢竟如何江干獨立向誰說天際飛鴻三兩
行靠拄杖下座

上堂東得虚空作棒白拈賊措手無門碾得大地爲塵跛足師插脚無路人人脚跟下有通天正眼東廊上上西廊下下階舞曲直窠舍淺深總瞞他一點不得古佛堂前有片嘗住方磚汝董暮去朝來因什不鑑拈起拄杖云如今直下指出去也眼裏有睛底各自驗取好驀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料掉沒交涉狀雖如是貼貼地無縫罅底能有幾個喝一喝云巷尾街頭有什麼數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見祖佛嘗

現前現前一機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有實有權有照有用面門有據觀體無私方便喚作無位真人善能現起超方作略赤肉團上七穿八穴白拈手裏拋兩放三馬祖百丈大機大用德山臨濟逸格提持莫不從這裏流出攝五千餘卷爲一句詮註無從總千七百則爲一機顯示不及今日落在月掌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化作一道清風吹向諸人面前嘗在頂門上額角頭出入縱橫普天匝地連喝兩喝云策起眉毛看看

小叅若見拄杖子便是眼中楔不見拄杖子亦是眼

中楔拈却拄杖子拔出眼中楔識得眼中楔非關拄杖子於此明太棒頭有眼照破古今於此不明天高莫測地厚寧知西河美師子陝府灌鐵牛莫道不疑好珍重

晚參山頭老漢尋常用一味沒意智手脚打開閉門破戶使天下禪和子一個個灑灑落落撩起便行放下便住人人自謂超宗異日大用現前不知自家鼻孔早被者老漢穿却了也當年洞山見雲門也便恁麼了去解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叢林中商量浩浩喚作目機鉢兩函蓋乾坤若朕者總是依草附木鬼

家活計不唯孤負洞山亦且鈍置雲門若是楊岐下兒孫更不如若何單刀直入來撒手無依去通身鎧胄來全體脫落去總不恁麼來劈脊便棒從教遍界分身月掌與麼檢點將來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具眼者試辨看

重陽日上堂捏聚主賓從他日上月下推開玄要一任山深水寒明明一句該通的的重陽九日果能忘言得意自可越古超今便見布地金花不是從空放下擎天玉蘂亦非步步登高山僧今日向平坡上與諸仁落草要得應節及時更須出一頭地始得狀雖

如是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上堂脚頭一路寬處寬窄處窄面門一機苦處苦樂處樂秘魔於岳下擎叉普化向鬧市振鐸南泉斬却花猫兒趙州指出庭前柏喝一喝云休向樽前唱鷓鴣座中盡是江南客

施主諷經請陞座師豎起拂子云大衆見麼這一句子文字性離心緣相絕塞斷維摩口海點破迦葉面門演出一大藏教一大藏教詮顯無從流出千七百機千七百機拈提不到契機契理白牯狸奴頓開五眼爲瑞爲祥盲龜跛鳖直透法身德山棒臨濟喝抵是科頭條暢馬鳴疏龍樹論也只註脚疎通自餘縷析條分開宗列派不向虚空填彩便同入海筭沙致令旨趣誦訛本文舛謬如今撥開枝葉直截根源正句現前如何讚頌擊拂子云諦聽諦聽

晚叅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云問處重若丘山答處輕如毫末一人平空展手一人就路還家可謂門庭施設顯露無私入理之談深固幽遠今時有般杜撰長老只管道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與麼會去三十年後換手鎚曾未是苦在

上堂未入門便棒祖堂慣授險機纔開口便打佛法
不是小事聲前透去三要印開人天膽落棒頭薦得
萬機寢削魔外潛踪欲明向上驗在目前得便行
人間天上畫一畫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天童一棒到底襲其風者多見其用者少三峰
主持玄要循其轍者衆透其機者稀要識天童麼拍
左膝云這裏是要識三峰麼拍右膝云這裏是復云
一棒到底打徹骨髓玄要綱宗佛祖的旨天童搖頭
三峰擺尾金翅擘海鷺王喙水擇乳吞龍只者些子
喝一喝云眼孔定動千里萬里

月朔上堂孟冬十月天漸寒園林草樹風聲乾目前
萬化機頓息眼界寥廓心胸寬唯有衲僧拄杖子不
隨花葉相終始雪壓霜摧節愈堅昂藏徑截無倫比
臨機殺活露全身燁燁威光用轉新自從春色來嵩
少三十六峰青至今卓拄杖下座

上堂無陰陽地上高處高平低處低平脚踏去步
步不在空裏祇貴當人草屨緊峭透過棘林便可一
超直入撒手到家忽若踏破草屨脚跟突出向平地
上滑倒月掌與你拄杖子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
上堂眼隨色轉耳逐聲迴生死根本鼻貪龍麝舌味

甘酸生死根本戀其臭身悅其癡心生死根本正恁
麼時山僧下覷大衆仰觀知覺全消見聞都泯聲香
味觸又向其處去也大衆冷地裏返手摸摸腳跟看
喝一喝云生死根本

廬山西林古巖和尚計音到上堂斷衲僧命根底能
有幾人活衲僧眼目底能有幾人佛法下衰叢林淡
泊要得金剛正眼廓徹殺活拄杖縱橫如我西林汾
兄和尚者直似星中揀明月火裏覓浮漚所以驢脚
纔伸闊千餘年廢刹足水足草佛手略展拶五百人
彊項爲鳳爲麟昨聞已遷化去也得得上堂舉似大

衆卓拄杖云還知麼伏虎岳吞却漢陽峰香谷泉衝
斷三笑礪耶舍塢中敲鐵磬天台雁宕絕人行

上堂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
須好看師云說什南山盡大地是條鱉鼻蛇一切諸
人總在蛇口裏喫飯穿衣蛇頭上行住坐臥喪身失
命阿誰免得設有一人免得敢保百骸潰散一物不
存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喝一喝云毒氣深入

上堂山僧二十年間擔囊負鉢叅訪知識祇圖明取
一經一論使正法流通邪宗破壞一時把不定刺脚
靈山會裏被法座上無面目老漢驀頭一拶直得皮

膚脫盡真實不存看看拖到今日更是不堪上眼欲
爲無所爲欲益無所益波波挈挈且恁隨時若論佛
法更無提掇處還委悉麼良久云三寸舌頭無用處
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喝一喝云在什
麼處復云斷根草鞋尖簷鴛帽開心櫟子無蓋盒盤
誰家屋裏沒有無端被個碧眼胡僧三冬九夏向壁
角頭冷地相著拈來便用頓使千年滯貨價增十倍
耐耐德山無牙虎從空打出臨濟小斯兒高喝行情
令大地人愈難酬價月掌雖開個舖席更不攙行奪

市祇就現前活計對主平交驀召大眾云汝等盡在
這裏寮堂門戶固是關好鎖匙不可放在別處良久
云在什麼處喝一喝便下座

師誕日衆設茶筵請小叅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
生因境有喝一喝云心本無生境從何有是身無相
四大何來若是個漢聞恁麼舉直下頓了身心四大
性復便見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不是捨身命
處一切地水是前身一切火風是故體不爲四大所
轉而能轉用四大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噓
氣鼓毘嵐吐唾滅劫火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男

身入定時女身從定起龍身入定天身起東方入定
西方起中涌邊沒南涌北沒得大自在具大變通開
大手眼顯大機用狀雖如是一期建化卽不無若約
衲僧門下正是紅爐上一點雪那有近傍分且道衲
僧門下畢竟有何長處擊竹篋云玉離荆岫寒光動
劍出豐城紫氣橫

上堂諸方把斷要津我遮裏放行一路諸方縱橫十
字我着裏水泄不通諸方也檢點月掌不得月掌也
不點檢諸方

上堂我心似秋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敦我如
何說寒山子通身露布滿口含霜引得無限人落在
陰魔界裏至今擡脚不起月掌別資一道直指路頭
諸人也須自生活計以拄杖一畫云水流黃葉來何
處半帶寒鴉過別村

小叅向上一路直下坦平便恁麼去早是打破狼藉
了也若更說禪說道正是平白地上釘椿搖櫓舉古
舉今亦是清涼池裏把纜放船看他從上古德契證
之後口如臍月扇子十度發言九度休去心如古廟
香爐火種不來憑何發燄直下無佛法身心豈更要
撒沙撒土而今事不獲已向第二義門露個消息去

也拈起拄杖云見麼若道是見未脫根塵若道不見
猶存鑑覺鑑覺若存未免虛空裏塗汙根塵未脫依
舊髑髏前見鬼直饒脫却根塵透過鑑覺出得荆棘
林已顯好手若落平地便是死人何以此人智眼
偏枯情存向背雖能坐斷千差不解融通萬有所以
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平沉死水纔動纔覺
犯手傷鋒蓋爲凡情雖盡聖解未忘不知但盡凡情
別無聖解不見德山和尚道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
相劣形皆爲幻色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
靈空而妙到者裏果能歇下馳求滅却倒想便見二

六時中更無一法當情上無攀仰下絕已躬嘗光現
前壁立萬仞進一步越過百千香水海那邊更那邊
轉個身來綽有餘地退一步坐斷萬億須彌山微細
甚微細復歸元真不資餘力不進不退現十方刹土
於毫端毫端無本攝十世古今於當念當念無生向
無生國裏拈示一機機機頓赴於無住本根立一切
法法法圓明法法圓明故懸羊頭賣狗肉把定無星
秤子絲毫不爽機機互現故騎佛殿出山門變化神
龍拄杖吞吐隨時劃一劃云住住住似此說話今日對
諸仁面前恰如暗中書字文彩雖彰也是水上卓旗

根本何據忽有個忍俊不禁的出來喝散大眾掀倒
禪床我也許你大膽朕雖如是也須親到這個田地
始得其或未朕卓拄杖云宵相辜負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照維記錄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下

開爐日上堂諸方今日說法開爐月掌這裏更無施
設祇將個無烟火種因風吹出與現前大眾應個時
節去也拈起拂子吹一吹云看看無烟燄火遍界騰
輝橫亘十方豎窮三際直得浮幢刹內爍石流金香
水海中光明赫奕其間所有山川林藪交光相羅如
寶絲網熾然無間於刹那頃成就一切有情無情成
正覺轉法輪現滅度無前無後徹古徹今復擊拂子

云無烟燄火作大佛事已竟汝等盡是過去古佛現在世尊未來調御各各立地傾耳還得知時識候也未若也得去便請高捲雙趺深藏密室香花白飯隨分過時其或未朕搬柴運水喫飯穿衣驀割地火爆星飛切須照顧眉毛好

上堂靈山會上消息杳朕少室峰前了無巴鼻內不放外不放入虛空分界限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平地涌波瀾撥著便轉底自救不了拽脫便走底受屈一生說汝不隨言路不落機關正好朝三千暮八百抵如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佛法商量也無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長至日小叅上是天下是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人物喧闐森羅雜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嘗住璇璣圓轉莫可測其端倪尺準縱橫無從按其時節驀卓拄杖一下云無陰陽地上爆得這竅虛通便見旋嵐偃嶽而嘗靜江河競注而不流埜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如珠走盤如盤走珠光屬輝聯了無異迹嘗在動用中動用收不得不離寒暑際寒暑遷不到往來無間剝復無時那更握銀管於臺端高標雲物候飛灰於冷地始驗陽回燄發冰河花生枯木則

且置萬靈罔象一道冲融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摧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斜風雨打伽黎濕冷地令人憶著靈岳山頭羅漢石何也藤纏膝蓋月掛眉鈎橫點頭豎點頭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火炙通身煖風吹滿面寒饑來便噉飯倦卽帶衣眠如珠在盤不撥自轉如風吹水自肤成紋是法非見聞覺知所能求是義非思量分別所能解忽若高峰和尚在你眉睫上揚聲大叫云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又且如何震聲一喝云瞌睡作麼

麼

上堂靈光獨脫融萬象於機輪未轉以前智鑑高懸會千差於生滅公來之表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一了一切了一用一切用於此洞達得去便見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明如日月總日月威光莫能逾其明寬若太虛盡虛空邊際莫能窮其量直下如師子兒吒莎地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可以權衡佛祖可以開鑿人天可以拔濟羣機可以流通正眼是故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聾黃檗三頓臨濟也只一撥便轉此是大人發

大用大智顯大機於其中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截根源更無回互須是過量人方明奇特事欲明奇特事還他過量人正恁麼時且把定乾坤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云橫按鎢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立監寺上堂辣手展開寶壽風規便見驢蹄美出楊岐作略重新無盡藏祇貴全力承當破砂盆要在盡心刮剔乞鹽覓醬總是你拋金撒玉總是你且道你是阿誰擊拂子云千年桃李核剖出舊時仁

佛成道日小參學般若菩薩最忌妄生異見作麼生是異見聲聖凡迷悟是異見事理真妄是異見今朝

臘月八日人人盡道釋迦老子於夜半觀明星悟道歎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你道有恁麼事無恁麼事若道有何異九十六種若道無有甚釋迦老子諸仁各各親近善知識來何不返照一照看出門便見路過水便見橋入山門便見佛殿上方丈便見長老是異見不是異見智慧德相耶妄想執著耶於此諦當得去便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既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便見自己本命元辰落處既見自己本命元辰落處便見自己與一切衆生無二無別便見一切衆

生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便見釋迦老子與自己無二無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但涉名言都無實義如是則釋迦老子亦不可得智慧德相亦不可得妄想執著亦不可得衆生亦不可得自己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既以假名引導一切何妨釋迦老子還他釋迦老子智慧德相還他智慧德相妄想執著還他妄想執著衆生是衆生自己是自己法住法位世間相嘗應節及時了無向背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豎起拂子云看看釋迦老子於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光動地說大法要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嘗住事理不二卽如如佛擲下拂子云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晚叅月生一那吒手裏金鞭赤月生二倒騎玉象乘雲駛月生三回途不著舊襪衫三生萬物萬物與我一體天地與我同根夜來下陣瑞雪四天之下沛然有餘東邨王大伯向煖草窠中打個噴嚏道今歲年穀豐熟米秣鹽花普天匝地把却畚箕筓帚往往當面錯過喝一喝云狼籍不少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向

與麼去埋沒已靈一向與麼來孤負諸聖所以道一
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若
是衲僧門下直須拈却得失是非坐斷彼此來去自
朕返嘗合道朕迹不留出聖入凡卷舒有度夫百千
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朕則心源無相
不離當處嘗湛朕方寸無形覓卽知君不可見一毫
頭上果能徹底掀翻萬法頭邊便有通天作用雪峰
輓木毬禾山解打鼓玄沙築破脚指臨濟劈開面門
喝一喝云有什麼緊

上堂唐言梵語東土西天開口不在舌頭上動步不

在草輟邊桃花流水在人世別有天地非人間喝一

喝

晚叅清淨海眼日月不能照臨金剛正體乾坤莫能
蓋載一毛端現出寶王刹土諸塵競作一微塵吞却
山河大地生佛無依所以道妙性圓明誰諸名相本
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
妄名真拈起拄杖云這箇是妙性喚什麼作世界衆
生卓一下云這個是世界圓明妙性又在什麼處於
此明去生滅名妄於此不明滅妄名真山僧恁麼道
拄杖子忍俊不禁躍朕而起現作天大將軍心憤憤

口俳俳道十力弟子因什妄真倒置言語脫空山僧道此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是名妙蓮花彈指超無學汝何大膽麓心安與異見於是天大將軍默朕無言懣懣而退安住當處還復本形又卓拄杖一下云當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顧左右云瞋睡惺也未

元旦上堂杲日麗天和風扇埜紅霞縹緲綠水汪洋頭頭示諸佛真機著著顯祖師巴鼻綿綿無滲漏落絕覆藏舊不在昨夜新不在今朝暖不在陽和冷不在水雪諸仁者節序推遷寒暄迭換光陰迅速來

去相尋無位真人畢竟向什麼處行履揮拂子云物外倒騎金色象萬年窠下擊金鐘復舉仰山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真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黪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二大老各自掀揭屎尿呈露家私總向貧富裏著倒山僧也有個領子不圖與古人鬪巧爭奇要顯月掌家風自別乃云去年閏未是閏今年閏始是閏去年閏靈鷲峰頭望碧天今年閏坐却僧堂六七間歲朝開徹閏

門戶一任遊人似螳旋

上堂若論此事不掛一元字脚要行卽行要坐卽坐
不住孤峰頂嘗伴白雲閑那管東嶺巉崿西山峽
處處縱橫任意遊爐中有火無心撥暑往寒來天
地久風高月冷海濶山遙僧堂中幾人坐臥何曾
到者裏看看臘月盡卽便春風生脚跟下事還得
切也未要得親切第一莫來問山僧山僧這裏沒
掉下底玄妙佛法與你啖啖領會薦卓拄杖云見
卽直下便見擬議思量卽沒交涉又卓一下

元宵小叅一燈明千燈萬燈一時明一月現千月萬

月一時現一月不降萬水不昇衆燈非多一燈非少
非多非少光燄未生何處討不降不昇浮雲散盡碧
天新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
小叅舉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相量至梵天
終不能見乃擲杖合掌說偈讚歎云虛空無有邊佛
功德亦朕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師云如來頂相
祇在面前有什麼難見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伸手便
觸著動脚便踏著雖朕如是驢鞍橋不是阿爺下頷
莫錯認好

上堂此事如空中一片雲釘釘不住藤纜不著有容

止可露無面目可呈祇貴向世界未成時一眼覷破便能於有漏國建無勝幢蔭覆舍生清涼大地若擬捫空架路斫竹布梯枉費精神徒勞心力諸仁者光陰可惜莫錯用心孟春猶寒伏惟珍重

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云今日乃如來世尊滅度之晨月掌別無恭敬將拄杖子作分純陀供養去也乃卓一下復云世尊道善哉善哉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豈不見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我今涅槃時到汝可安施牀座說是語已全身退入拄杖子內寂然無聲大衆正恁麼時喚作釋迦老子却

是拄杖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釋迦老子若滅拄杖子亦應不在拄杖子若在釋迦老子又何曾入滅入滅何曾滅當生本不生祖師關楔子棒下示無生正法眼涅槃心堪笑堪悲七尺藤復卓拄杖云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上堂般若如大火聚盡大地是個火聚德山老漢將爛柴頭添燄臨濟大師拽破鞵袋鼓風三世諸佛熏透鼻孔六代祖師燎却眉毛汝輩毛道凡夫要得無明息滅心地清涼良久云莫妄想好

大士誕日上堂舉楞嚴會上觀世音說自證法門云

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朕不生
忽朕超越世出世間喝一喝云當時有人下得者喝
塞斷咽喉豈不一性圓明諸塵銷落聲光匝地鼻孔
撩天那來不守本分却道上合諸佛妙心下同六道
悲仰現三頭六臂示八目十身魚市上攜籃鷹巢中
啼哭將錢買餬餅放手下饅頭朕後爲之見色明心
聞聲悟道今日節文落在月掌放開捏聚總由這裏
是汝諸人向甚處與大士相見良久云高樓吹笛柳
如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初夏上堂智有窮幽之鑒而不覩日月之麗天識有

含育之機而不察寒暄之密運蓋爲事隨緣應執事
者徒起厭欣道出無方求道者妄拘限量不見羅睺
阿修羅王與帝釋爭權手撼須彌口吞日月一時退
身藕絲孔中仰觀俯察左顧右瞻不覺撫掌大笑道
到處走盡反不如這裏好且道這裏好在什麼處水
邊盡日開三逕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花笑鶯啼四月朝衲僧見處盡雄豪眼開白日
青天下生死何曾有一毫喝一喝

上堂諸佛菩薩行不到處驢馬畜生脚踏著驢馬
畜生踏得著時諸佛菩薩總不知有知有不知有行

到不行到拈向一邊祇如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敕
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
定不得汝道他與諸佛菩薩驢馬畜生相去多少擊
拂子云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清香滿天地

中夏上堂本來面目舉世不相似口口無比倫毘羯
首磨雕鐫不就僧繇道子描画難成靈山會上破顏
微笑祇現半邊大庾嶺頭冷煖自知亦非全露其餘
向虛空裏撮摸平地上施呈拽得鼻孔失却眼睛眨
得眼睛遺落唇吻直饒個黃頭風漢於梁王殿上撈
破肉團觀體呈露或慈或威或定或慧總無碑記轉

見誦訛不若向父母未生前一拍雙泯狂心自歇正
眼自開大衆你看月掌眉毛還在麼拍一拍下座
七月十五日上堂舉古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
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十五日已
後諸佛滅你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有鈎
鈎你正當十五日鈎錐一齊息更擬問如何回頭又
日出師云古人恁麼大似將珍羞百味換汝舌頭雖
狀炙口不能充饑月掌祇是家嘗茶飯迴無異味雖
是粗糲却能飽人乃云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生你
若住我這裏添你一分不得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

滅你若離我這裏滅你一分不得正當十五日臨機無固必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復顧衆云一夏以來總在這裏東倒西擂橫吞豎咬磕破釋迦鼻孔嚼爛達磨眼睛更不顧惜正當今日還有開得口底麼你若開得口與你餽子喫開不得口也與你餽子喫喝一喝云將謂我辜負汝

中秋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真實月體色空明暗地水火風菩提煩惱生死涅槃前聖出興後聖滅度於眞月體上了沒交涉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寒山咏月正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光影劣彰眞月愈隱直饒向世界未成時一塵不立處覲體呈露未免落在陰界依舊光不透脫祇如不離當處獨脫塵緣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萬里清光飛不盡一天華彩照無偏

天台能仁辨菴和尚計音到上堂靈鋒句迅全機卷入無聲古策風高當處退藏於密直得慈雲堂上月冷霜清東掖山前鶴鳴猿嘯三世諸佛瞻仰無從六代祖師所額有分天下老和尚助哀莫及拈起拄杖云汝等諸人又向什麼處與能仁和尙相見卓一下云虛空烜赫無涯岸海月盈虧不離天

上堂雲門被睦州拶拆隻脚當地悟去臨濟喫黃檗
三頓痛棒直下打徹一期痛快則不無二老若是衲
僧門下料掉沒交涉大丈夫兒阿那個沒有一坐具
地却要南天台北五臺東家三斤藤西家一疋布草
鞋不是鐵做底脚跟也是娘生底生受許多作麼你
若歇却妄想放下業身波波挈挈但恁麼去未必善
因而招惡果所以月掌尋常總不把諸人爲事諸人
也不把月掌爲事諸人既不辜負月掌月掌也不辜
負諸人

上堂四大攢成一破車牛牽馬駕路途賒芒繩拽脫

遼天鼻雲月溪山處處家汝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
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痰淚津液大小便利
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良久云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喝一喝
云不可總作墊狐精見解便下座

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句迴超千聖外從緣悟
得永無退失窠蘿不與月輪齊禪和子家面前腦後
歷歷落落眼孔耳竅玲玲瓏瓏終日喫飯不嫌口門
大小終日穿衣不辨領頭闊狹可謂緣起無生協於
心體胸襟奇蘊布於四肢正法眼藏有合有開涅槃

妙心無偏無黨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
且置祇如一道平懷機先獨脫一句作麼生道白雲
不繫青山頂明月嘗懸古磻心
晚參月掌門風壁立到者須是直入汝若轉腦回頭
一棒打得骨出且作麼生是脚頭得力底句踏著秤
砣硬似鐵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空手把鋤頭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步行騎水牛住妄境界不加了知人從橋上
過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橋流水不流靈山老子放去
較危雙林大士收來更速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

不足點檢將來二俱不了忽有人問月掌這裏莫有
事理全該當機獨脫底句麼但道莫妄想因什如此
不見道無求是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

上堂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蚯蚓穿透耳竅
蝦蟇跳入眼睛或高或下忽喜忽嗔喝一喝云一擘
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青蘿黃緣直上寒窠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
之中豎起拂子云向這裏得個入處去捏怪也南閭
浮提說禪須彌頂上有人出來喚云萬法本閑唯人
自鬧大衆且道鬧個什麼擲下拂子云吽吽

晚叅垂問一字不著畫是什麼字衆無對乃云一字不著畫達磨道不識難殺孔夫子嚇倒李八百唯有須菩提解空爲第一長跪白佛言信口道不彈指一下云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上堂舉芭蕉和尚云若論此事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埜火來逼兩畔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壑若也退後則埜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荆棘礙當與麼時作麼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乃云古人怎麼大似蕭何製律月掌則不朕若論此事如人立地前面萬里無雲背

後清光遍界兩畔曠埜平原向前則天垂寶蓋退後則地涌金蓮左顧則十方通暢右盼則大地全收正與麼時不前不後無險無夷又是阿誰分上事良久喝一喝云識甚好惡

晚叅今夜是小盡二十九明朝便是臘月初一一歲之中止有一個月光景了也無論世法佛法須要預先著力若不預先著力那得臨時成現且作麼生著力聲叅禪學道底如無人行拳相似執勞運力底如有脚人走路一般藤三觔乾矢橛竹篋子總作家嘗茶飯看鉢裏飯桶裏水案上羹當做金圈栗棘吞

下手不得處隨處下手落脚不得時乘時落腳脚不
落在空裏則一步步切實手不下在別處則一拳拳
中要二六時中無虛棄底道理佛法世法不著氣力
自成一片生死到來如門開相似出入自在坦蕩無
依那有一絲毫周繇者也繫絆得你住籠罩得你著
你若馳求不歇欣厭未忘東家覓煖軟西舍討甘酸
今日三明朝四騰月三十日就在眼前閻羅老子翻
轉鍬面皮與你打笑飯錢正恁麼時手忙脚亂莫怪
月掌山僧不曾爲汝預先道破

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雪峰輟出三木毬洞

山拽起一疋布歸宗鋤斷赤斑蛇趙州勘破臺山路
若也會得密在汝邊若也不會且向葛藤窠裏叅取
驀豎拂子云還委悉麼擲下拂子云自是不歸歸便
得五湖烟浪有誰爭

上堂諸方老宿皆以三句驗人山僧這裏止用一喝
纔見汝來震威便喝若是個真師子兒便合乘風奮
迅返擲廻旋山僧見伊入得個門更與一喝令渠頭
正尾正識候知時在窟出窟全身奉重等閑行處東
西絕兔跡孤踪驀地嚙呻上下斷鳶飛魚躍不見道
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

天龍寂聽生欣悅饒汝俊鷹快鶴棲泊無從鶻眼龍
睛覷捕莫及所以山僧有時一喝全鋒敵勝有時一
喝八面玲瓏有時一喝佛祖罔知有時一喝從空放
下喝一喝云且道是從空放下耶是佛祖罔知耶八
面玲瓏耶全鋒敵勝耶若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方
可進得月掌門登得月掌堂入得月掌室見得月掌
人炤用無私殺活有準作人天眼目爲祖佛梯航不
是分外事卽今還有恁麼種草麼有則快須出來當
衆決擇山僧立地待汝坐地等汝有麼有麼若也畏
刀避箭被蓋囊藏正似布袋裏老鴉雖活猶死不如

速退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臘八日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海岸那邊無根得活
須彌這畔有種皆萌蘖向寶爐專申供養七十年代已
上底釋迦老祖伏願兒孫得力法運昌明源遠流長
如火燒海底根深葉茂似雲布世間攬衣就座僧問
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當今日去卽是住
卽是師云有眼者見僧云昔日雪山成話柄今朝大
地爲敷揚師云有耳者聞僧云未審月掌將何指示
師云祇將這個指示僧云祇如道一切衆生具有如
來智慧德相還端的也無師云大衆笑你僧云雪後

始知窠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且莫妄想執著
又僧問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木童能作舞石女
解烹茶如何是石女烹茶師云掃帚画蛾眉僧云如
何是木童作舞師云翻轉面皮看僧云莫把是非來
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師云是何嘴臉僧云個中消
息子能有幾人知師打云口似鼻孔僧呵呵師直打
出乃云正法眼藏有願不撒沙涅槃妙心無機不透
脫暗地裏七穿八穴有耳者聞明相邊三點四點有
眼者見驚奇歎異雪上加霜分妄別真空中鑿竅因
緣會遇其道自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僧今日忝

承親裔理合報恩若據正令當行正好拆卸佛殿那
可隨行逐隊勾水獻花狀雖如是狸能伏豹澤廣藏
山乳糜一盞香一爐且隨俗例獻塗糊須知振祖奇
男子棒下無生不放他卓拄杖下座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眼裏有筋舌頭無骨趙州
終日喫茶子湖半夜捉賊捉得賊誰辨白看看逗到
天明個個眉橫鼻直拈拄杖云賊賊

上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本
無瑕先聖出語如金翅擘海蛟龍畢現橫吞直下受
用無窮後代兒孫清濁不辨泥水不分蝦蟇窟裏坐

定只想現成供養山僧今日爲衆竭力翻轉十方大地作個餬餅拋出莫說頑懶禪和無從啖啗直饒觀世音菩薩有錢沒用處雲門大師有手沒放處唯有深沙神知時識候却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拋却蒺藜棒挑水灌園蔬擔折桶箍斷渾身無著處引得泗州大聖在揚州鬧市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擊拂子下座上堂拈起拄杖復卓一下云憍陳如穿透耳門阿那律打徹眼界德山會裏倒嶽傾湫臨濟門下全無縫罅既是全無縫罅因什得到今日又卓一下云白雪

還須白雪酬黃金自有黃金價

除夕小叅風光淡淡人人懷歲暮之心日影輝輝處處營過年之計長街短陌萬戶千門子母錢籌筭無休君臣禮對揚有度往者擾擾來者憧憧總不知承誰恩力著甚來繇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唯我林下人不因時變不逐物遷臘月三十日與尋常無異尋嘗日子與臘月三十日一般新舊不干懷利名不掛念看梨花七八片聽爆竹兩三聲山菓幾盤清茶數盞不唱田家樂不烹露地牛倒拈無孔笛冷處逞風流一人爲主衆人爲伴一處若通

千門皆透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僧俗男女士農
工商莫不從這裏入證平等性智游戲神通成就衆
生淨佛國土有權有實無黨無偏且道正與麼時機
輪不動一道平懷又作麼生良久云歲盡年窮無物
祇待煩勞衆慈伏惟珍重

已亥元旦上堂向上一路大地無私千聖不傳脚頭
有據踢開玄要徑踏斷迅流機沿山推白雲就地拾
明月如娑竭出海宮殿震驚似金翅搏風海天肅穆
非關妙用不是神通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這裏嬉
笑怒罵萬象增輝動轉施爲森羅添彩乾坤莫可蓋

載日月無從照臨衆聖欽威萬靈仰德橫身界外誰
敢出頭且把斷全鋒別開靈燄一句又作麼生道煦
日爍開天際雪好風吹綻領頭梅

上堂僧問寒隨臘盡暖逐春回如何是不遷義師云
昨日晴今日雨僧云忒煞新鮮師云脚下事作麼生
僧云適從東廊上來師云拖泥帶水著甚來繇僧作
禮云謝師荅話師打一棒云忒煞新鮮乃云本來面
目描不成画不就未稱斂匠現前一機把得定作得
主好手徒誇截斷葛藤便可掀天揭地透過金網何
難倒嶽傾湫興化于太覺棒頭薦得先師在黃檗喫

棒底意旨則且置祇如臨濟門下一條赤梢鯉因什
向南方薶甕裏淹殺擊拂子云換骨洗腸重整頓通
身是眼更須叅

穀日蓮社弟子丘上慧等請上堂舉古云心隨萬境
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識得性無喜亦無憂喝一喝云
大小祖師只解隨波逐浪不能截斷衆流豈况兩蓋
乾坤目機鉢鐺若約衲僧門下何啻十萬八千且道
衲僧門下有甚長處設使言前薦得尤爲滯殼迷封
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在見直須機先斬截異見
不生大用現前不拘小節聲色頭上坐臥聲色不到

見聞堆裏出沒見聞不及所以山僧自到此間玄妙
機關和身坐斷現成人境雙手打開祇是晝明夜暗
春暖秋涼有時林木欣欣泉流湑湑繁花競艷豐草
向榮玲瓏品薜荔髮鬢浣香洞波紋疊疊有時樹凋
葉落體露金風皎月凌空清光透座埜鴨子飛鳴漾
月梁邊白藕花香散錦淙灘畔榮者自榮枯者自枯
人見光明燦爛我正土面灰頭人見冷淡清虛我正
全彰文彩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正恁麼
時不涉榮枯不隨境轉又且如何閤持經卷倚案立
笑問客從何處來

上堂可中學道須要見得透又要歇得落見得透方纔歇得落歇得落底自朕見得透透得歇得正在半途蹋倒化城寶所在近拈起拄杖云見麼卓一下云聞麼顧左右云聞見分明寶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祖師道不用求真唯須息見石頭和尚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會得這個說話透出非非想處却來五濁界裏橫身見無神通菩薩作用如空花陽燄德山用棒臨濟用喝如小兒戲又見一類毛道凡夫穿著通身文錦向爛泥裏坐地耽湏欲樂流浪生死不覺不知忍俊不禁轟個青天霹靂令渠省悟驚得山門頭個漢橫開大口道這一聲子不妨暢快不妨奇特朕雖如是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拈拄杖云還有人點檢得出麼

永嘉平田僧彦和尚計音到上堂千峰頂上一道清虛時人知有十字街頭隨機隱顯佛祖罔窺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不藏身卽不問你諸人祇如拄杖子火發燒却山河大地無位真人又向甚處出現良久云同門出入不同塗相識還如不相識

上堂事不孤起必有因法必仗緣緣生無性不見

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可謂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礙人行耐雲門個漢不辨來端和泥合水拈柄破扇指東話西致令天下衲子不是翻空脫節便向平地喫交糞堆頭殺這老漢有什麼罪過月掌今日對衆舉覺不圖別開門戶更闢路頭祇是截斷枝岐築殺要徑務令盡大地拋家日久之徒不動一步直踏本鄉驀卓拄杖云還委悉麼良久復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麼處你也在這裏我也在這裏學人不會劈脊便棒從教脚

底毛生

上堂心月孤懸光吞萬象一任諸人撮摸及乎光境俱亡仰面看天不見天低頭覷地不見地伶俐衲僧這裏開得一隻眼向孤峰頂上呵佛罵祖也怪伊不得何以不見道利動君子

上堂衆生本不迷諸佛何曾悟不悟與不迷頭頭皆顯露堪嗟開眼人覷見總不顧驀顧左右云大眾耳門裏七穿八穴是顧不顧脚跟下橫三豎四是顧不顧喝一喝云要見黃河清三千年一度

上堂若論此事如一團燄火相似觸著便燒傍著便

燎那有一星事更無半點因祇爲百丈老漢無中生
有向冷處撥開更有個龍潭和尚將有作無於明頭
吹滅明頭吹滅誰知烈燄逆天冷處撥開未免寒灰
遍界致使盡大地赤骨律漢處處因風縱火頭頭就
地生烟趨炎附暖底不顧爛額焦頭添薪熾炭底那
管眉毛墮落德山亂棒撲不滅淖沱熱喝喝不熄饒
將八斛四斗覲面傾來千七百機從頭弄出濟得什
麼邊事驀顧左右云大衆從上且置祇如雲門扇子
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
兩似盆傾總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嘗日用因什也

相救不及良久擊禪牀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
襟當等閑

晚叅祖師西來別無周折祇爲諸人保任此事汝有
一尺還汝一尺汝有一寸還汝一寸不與汝添一法
如微塵許不與汝減一法如微塵許不教汝便恁麼
休去若有一法可添卽成鈍置汝有一法可減卽成
堙沒汝若便恁麼休去破砂盆鉏斧子又教阿誰提
掇世間沒有天生底釋迦自朕底彌勒上來下去築
著磕著處總不可輕輕放過三十年後知廉識耻去
方見月掌老婆爲得你徹因

上堂心清淨是佛心光明是法山河大地色空明暗
清淨光明無處不周遍佛之與法亦無處不周遍汝
等諸人總在佛頂上行住坐臥佛面上視聽食息煒
煒煌煌巍巍堂堂莫不意氣高閑情懷卓犖因什被
人問道如何是佛却又頭定眼直良久喝一喝云賊
身已露

上堂思而知慮而得鬼家活計黠智聰杜聞見外道
邪宗翻轉面皮自可陶鎔祖佛拽脫鼻孔正好眼目
人天百丈於馬師喝下喪却全身卽不問你諸人亮
座主直入西山雖則杳無消息畢竟甚麼處是個住

頭良久云水分千派月山鎖一溪雲

退院上堂柳栗橫檐草輟緊峭只解怎麼去不解怎
麼來高掛鉢囊拘拆拄杖只解怎麼來不解怎麼去
所以孤峰獨宿道絕千差垂手入廬事無一向不見
三年前一轉語羣山聳峻萬派澄渟直得諸佛祖師
吞聲飲氣三年後一轉語天迴地轉兔走烏飛一任
螻蟻醯雞光風霽月權衡旣得在手收放自合乘時
若非轉處孤危豈得當機卓絕人天莫測魔外罔窺
獨步大方高超物表且道沿流得妙就路還家一句
又作麼生良久云春水穩乘天上棹曉霞平踏嶺頭

雲復成一頌長年庭戶絕囂塵祇有孤藤伴病身此
日相攜歸舊隱坐花啼鳥一般春拽拄杖下座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

內紹禪師得閒堂頌古

侍者照昱記錄

初祖達磨因梁武帝問如何是聖第一義祖曰廓
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碧眼波斯入大唐珍珠拋却獻檳榔殿頭天子通身
貴不問龍宮舊藥方

初祖因神光叅承立雪斷臂悲淚求法乃云諸佛
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遂易名
慧可問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云諸佛法印匪
從人得可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

汝安可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可於此悟入

血濺深雪遍山紅東壑氷泉頃刻通百草頭邊風凜凜一枝獨拔少林宗

將個心來與汝安通身冷汗卽時乾那堪一印源頭濁帶累兒孫啖鐵丸

初祖滅後旣葬熊耳山其年魏使宋雲西域歸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云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迨啓墳惟空棺隻履存焉隻履西東落處寬嶺頭莫怪步蹉跎脚跟自越流沙

後不唱關山行路難

璨祖因沙彌道信禮拜云乞與解脫法門祖云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千縷遊絲萬縷楊何曾綰住艷春光繁花落盡鶯啼寂留得濃陰送日長

五祖忍大師先爲破頭山栽案迨者嘗問四祖云法道可得聞乎祖云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再來吾當遲汝道者卽回策托孕周氏女洎產以爲不祥拋濁港中泝流而上氣體鮮明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祖於黃梅路上逢之見骨相奇秀

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嘗姓祖曰是何姓曰
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祖知是法器
乞令出家付法傳衣

青窠栽罷老無依錯過蘄春第一機濁港轉來藏不
得却遭無性驀頭錐

六祖隱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剝旛聞二僧對論一
云風動一云旛動往復未決祖云直以風旛非動

仁者心動耳

山精年老據瓊臺花洞巖扉到處開賺得阮郎歸舊
路轉身拖出尾巴來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曰會佛法者
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不得曰因甚不得祖曰我
不會佛法

師度何如自度親黃梅衣鉢付何人伏犀有骨封侯
定眼裏無筋一世貧

六祖一日云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
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來時無口卽歸根葉落秋風見斧痕盡道新州賣柴
漢不知元是嶺南能

南嶽讓和尚叅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

曰什麼物恁麼來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
水天交映碧冲融透網金鱗徹尾紅頭角自成霄漢
外飛騰那更藉春風

讓祖居南嶽時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嘗日坐禪
祖知是法器問云大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祖
乃取一甌於彼菴前石上磨曰磨作什麼祖曰磨
作鏡曰磨甌豈得成鏡祖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
何卽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
卽是道一悟肯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焉

佛非定相坐難尋甌上無光磨豈明拽轉車牛親下

手一時穿了鼻頭繩豁却鼻斷却繩馬駒踏殺天下
人山前一片閒田地依舊春來草自青

馬祖上堂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截流機險霸西江卓卓清涼寂滅幢胡亂打開鹽醬
後佛魔凡聖總心降

百丈侍馬祖行次見埜鴨羣飛過祖曰是什麼曰
埜鴨子祖曰甚處去也曰飛過去也祖遂扭丈鼻
丈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誰薦當機第一功揮天刮地巨靈峰虛空出手無多
子分破青山千萬重

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丈出卷却拜席祖便下座
丈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卷却
席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
甚處留心丈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昨日
深明事丈作禮而退

獅窟迥無狐兔跡龍宮不着死蝦蟇崖前月白頻翻
擲海面風恬捲浪花

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床角拂子丈曰
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
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

舊處祖振威一喝丈大悟

放去收來自絕踪却從喝下喪家風鬻骸穿透開雙
眼閒向兒孫誇耳聾

百丈後住大雄山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
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
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
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
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
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
見檗便禮拜

怨恨難忘痛處拳一回提起奮呼天雄心激動傷觀
客霜刃橫抽按馬前
吐舌驚羣顯大機威儀狼藉便超師大雄山下新生
虎牙爪通身會起屍

百丈墊狐話

新羅附子舶上茴香一般行貨物貴離鄉高低識取
鉤頭意莫向盤中錯度量

百丈上堂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嘗不拘
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衲擁嵐光雪照眉住山年遠忘來時看雲獨上溪橋

立清冷不知身是誰

黃檗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
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一枝神槩潑天風殺活全機振域中百萬天驕臣伏
後陣前聊戲月如弓

黃檗因裴相國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
檗召曰裴休裴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裴便禮拜
柳綰長繚花染衣鶯啼滑滑喚春歸落英水面重鋪
錦千古文章只自知

臨濟大師叅黃檗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檗便

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的大意一場特地三頓烏藤全無巴鼻棒頭曾不
掛絲毫直下掀翻第一義

臨濟到高安叅大愚問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
黃檗有何言句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
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
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
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拗住曰這尿牀鬼
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
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

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片言相投觸着汗流面門一滴肋下傾漱收虎尾據
虎頭千古萬古風颼颼

臨濟回黃檗檗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曰只
爲老婆心切便舉前話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
一頓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
顛漢來這裏將虎鬚濟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
顛漢叅堂去

魚脫重淵龍飛碧漢逆水興波迎無畔岸一句截流
卽今便判撒風撒顛吾宗輝煥

臨濟住院後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禪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羅紋交織曲不藏直十字街頭重栽荆棘三日後今三日前成禪不費纖毫力烏藤掣出快如風祖佛骨毛寒慄慄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見人便喝口門寥廓佛法商量無繩自縛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

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佛法何消用許多主賓歷歷絕誦訖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無位真人

八稜拳下無碑記一字關頭六不收匝地毘嵐吹不起倒騎船子下揚州

臨濟將涅槃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回頭歛尾卷全威搏象雄心孰可灰正眼付來師子
子瞎驢邊滅吼如雷

金剛般若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拔得鞋跟視襦牽破千年滯貨
無人問趕向崖前看水磨

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紫霞宮闕翠雲裳羯鼓繁花樂帝鄉但得皇風成一
片更於何處問封疆

鐵門檻斷字元無鳥蹟書雲亂壁窠流到永和年代

遠鳥焉爲馬轉請訛

龍濟和尚示衆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
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洪濤萬頃開天池鐵花影落魚龍迷長鯨一吸海水
盡森然露出珊瑚枝

巖頭示衆云未入門來早與三十棒

舌頭拄地鼻孔撩天便怎麼去十萬八千

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

鼓笛無腔古廟東村村隨例送年窮山家曲調宮商

別信口鳴呖弄晚風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世尊便下座

文殊承虛接響世尊將錯就錯賺他百萬人天看你
一上一落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
是那一通世尊召云仙人仙人應諾世尊云那一
通你問我

那一通你問我平坡不必重加土春到從教草木青
短長總落樵人斧

那一通絕羅籠當門齒豁不關風憶得小時騎竹馬

看看又是白頭翁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
道讚歎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
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云如
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笑殺靈山個老胡見人當面受塗污追風果若真良
馬鞭影何須耳畔過

迦葉尊者因阿難問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
甚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
剎竿着

倒却剎竿着不必倩人扶斫落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直至梵天終不能
見乃合掌說偈讚歎而去

長隄短陌花如織半卷湘簾展刀尺擬將疋練剪春
光春光遍界難收拾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供養日月淨
明德佛舍利爾時天人見其無臂悲哀懊惱一切
衆生喜見菩薩立誓曰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
之臂作是語已自然還復

隨緣捨復出嘗情烈燄何曾解煨金雪後始知案栢

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境界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心識似風飄手裏亂拈紅繡
線口中嘗唱皂羅袍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令阿難問在地獄
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又令問還求
出否曰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
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分我豈有出分

九曲河水天上瀾朔風吹結逼人寒不因狐跡傳消

息誰識堅凝徹底乾

世尊說大集經敕天上人間一切鬼神會輯受囑
擁護正法無有不順敕者唯一魔王曰瞿曇我待
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
發心

足躡芒屨笠蓋頭得閒何地不風流浮生穿鑿休關
我今已從人呼馬牛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
方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指天指地漫稱誇撒盡風顛也大差父母未生前面

目渾身何處弄泥沙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峰曰生死海未渡爲
甚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
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峰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
船恁麼峰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
自喫不干闍黎事

生死海未渡如何覆却船渠儂無生死鼻孔自捺天
我有二十棒古今爲榜樣象骨巖高到者稀清風滿
路許誰知

寶誌公傳語南嶽思大禪師云何不下山教化衆

生目視雲漢作甚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水梨火棗淡無涯入口休將異味誇吐却更須槌碎
核莫教落地又生芽

有尼叅臨濟要開堂談空勘云你有五障不得開
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現十八變你
試變看尼云不是埜狐精變個甚麼談空便打數
拄杖

海邊拾個草頭方枝葉根莖徹骨香寒熱溫平都弗
論逢人問着便傾囊驀撞到老純陽拈出金針丈二

長腦後一錐當不得却回煙棹上瞿塘

大慈和尚示衆云老僧一生不會答話只解識病
時有僧出來大慈便歸方丈

潑潑西風碧浪開一鈎拋去一黃能夜深不入非熊
夢白月清霜滿釣臺

能音乃字平聲

魯祖尋嘗見僧來便面壁

纔見僧來便面壁無端費却千鈞力人去從教翻轉
身風前依舊無巴鼻

僧叅南院纔到面前僧云敗也院引拄杖向僧面
前僧無語院便打

金縷長鞭拂紫霄馬頭不憚嶺雲高
祗憐一曲驪駒恨動地春風吹不消

鄧隱峰在襄州破威儀堂只着襯衣拈靜槌云道
得卽不打道不得卽打衆皆默然峰便打一下

道得卽不打白玉難藏假道不得卽打誰是知音者
一衆盡無言風流更儒雅鏗然下一槌落處真蕭灑
各自奔前程相逢不下馬

同光帝幸河北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
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請陛下寶看帝引手展幙
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中原平後事宜休寶價如泥孰可酬好把甲兵銷鑄
盡五風十雨共悠悠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
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案下仙壇夜不關步虛聲遠答空山夢回塵世誰聞
得月裡唯容白鶴還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未審在
什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大愚芝云只如三藏
還得國師鼻孔麼

國師鼻孔等虚空大耳他心處處通若道這回看不

見前來誰個錯相逢

石鞏禪師本以弋獵爲業因逐鹿過馬祖菴前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個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曰解射曰一箭射幾個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今日頓息師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箭落羣空血濺天若教自射命難全機先發得遼空

鏃萬象森羅一線穿

靈雲禪師初在瀉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桃花見後破重疑脫殼烏龜出水泥林下競頭傳盛事竹雞還向五更啼

瀉山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從緣薦得絕諸訛獻佛香靈不在多但得久長甘冷澹聖情凡見自消磨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一言諦當樹頭風吹落殘花滿地紅敢是老兄猶未徹却拈彩筆畫虛空

香巖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如何卽得

攀枝踏榦老香巖勾引平人掛樹顛據斷命根全問答相逢都是地行仙

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監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

官不容針私透車晝明夜暗六窓虛盲聾瘖瘡人誰是世上空傳本艸書

玄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趂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驃騎威風偃萬軍凱歌喧奏氣如雲山西將種閒韜

略千古嘉名天下聞

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閉卽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
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蓋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
煞道只道得八九成蓋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
得渠

千巖水落風生壑萬戶雲開月滿堂塵外迥無人跡
到夕嵐封斷一堦霜

子湖和尚夜半於僧堂前叫捉賊大眾皆驚一僧
從堂中出子湖攔臂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
某甲不是湖云是卽是只是不肯承當

開裏尋嘗萬萬千暗中攔着亦徒然鈎錐是甚閒家
具鼻孔撩天不用穿

子湖於門下立一牌上書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
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叅
方揭簾湖喝云看狗僧回顧湖便歸方丈

惡狗嗥嗥不可撓莫從聲下開縱橫回頭蹴倒牌前
字歸路清風兩袖輕

仰山坐次僧叅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
東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
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其僧後凡到處便云集雲

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

集雲峰下四藤條喝起虛聲遍九霄果是出羣獅子
子不將閒話額頭標

普眼欲見普賢三度入定遍觀大千世界覓普賢
不得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
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
六牙白象

閒吟縱步碧峰頭幾度尋秋不見秋無事晚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花以青蓮目普眎大眾
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
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解脫法門
付囑摩訶迦葉竟

一花開發萬花開素艷清芬遍九垓自是仙葩有奇
質採香蜂蝶漫飛來
暖回金屋獨噙噓不想當年鬪草嬉陌上郎君那知
得花心柳眼總堪悲

西天八祖佛馱難提從一長者求侍者長者云我
子伏馱密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云
如汝所說真我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

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默聞偈已便行七步不履行偏遠無言韻轉高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玉版尊前奏瑤琴月下調知音酬唱後風度自飄飄西天第十祖脅尊者問長者子富那夜奢云汝從何來奢云我心非往祖云汝何處住奢云我心非止祖云汝不定耶奢云諸佛亦然祖云汝非諸佛奢云諸佛亦非

急水灘頭放個簪金鱗纔觸便奔騰漁翁空送隨流眼不覺風來舟自橫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說法於法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迦那提婆云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

搖搖破扇賣清風撲面呈來若個逢盡道五天行市好而今秋老却成空

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

鐵圍山

七珍八寶連塵掃金毛獅子何處討大都年老總成魔扶得起時又推倒

圓覺經云一切障礙皆究竟覺

過頭開坐具叉手念摩訶望天墮白飯就地種黃瓜箇般行徑誰容得天下叢林愛作家

巖頭和尚示衆云識取去底識取住底

趁盡驢唇馬嘴弄出棚頭傀儡脫却籠頭卸角馱白雲片片隨流水

其二

天外奇峰疊亂青落紅成陣掃啼鶯風流最是雕鞍客擲下金鞭匝地春

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仗劒問云師得蘊空否祖云已得蘊空王云離生死否祖云已離生死王云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云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頭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碁逢敵手通枰活曲遇知音轉調高局破漫勞重遶幹斷絃不必覓鸞膠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竟文殊云
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
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復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
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云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水窮山盡石門開親入桃源又轉來堪笑人間總凡
骨只應元亮是仙才

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
地無不是藥者却來白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云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
文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相逢一老一不老殺人活人一莖草途中盡是不眠
人莫向風前誇起早

天親從兜率內院而下無着問人間四百年彼天
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
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云祇說這個法祇是
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祇說這個法門普天雨似盆傾黃泉浸透鼻孔青霄
挿出牙根

須菩提尊者說法次帝釋雨花者問云此花從天

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云弗也者云從何得耶釋乃舉手者云如是如是

說法臺前花雨新空巖別是一家春遙空隻手分明舉來處無勞更問人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

秋堂一雨自生凉水檻平添荷菱香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齋王行香次作禮問云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毛

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眉毛策起笑盈腮覲面明明佛眼開阿耨達池會預會這回不在數中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齋菩薩覓起處不得一日忽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而住我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齋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從來共住不相知起處無踪覓甚誰一日忽狀親得見千年始悟弗空隨不依有住并無住超出前時與

後時珍重叅方好龍象謾將魔佛播唇皮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狀後現本身運大
神力爲父母說法

析骨析肉是何面目亞眼迸開子母性復開口不在
舌頭動步那移雙足轉天關掀地軸剗却東南補西
北金鞭擊破太虛空六六依狀三十六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
是賢劫千佛一數
自是千佛一數從來不用功夫放下屠刀立地當機
莫怪龕疎

洞簫聲斷碧雲收花氣衝簾別樣秋一曲艷歌人不
見月華騰彩賣風流

經首八字

以元不是八仍非心絕希求口喪詞透過目前無義
句琅函玉軸任君披

楞嚴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狀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狀非
物云何非汝

脚頭脚底趁全鋒朝到西天暮返東關裏看花人不
見踢翻香海現靈峰

楞嚴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拍手唱饒歌清風動天地
楞嚴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尺能短寸能長堅水送煖赫日生涼耳中窺艷彩眼
裏聽寒蟄見不及好商量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
人總斷腸

楞嚴經諸可還者自朕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蛾眉粉臉好排場放去收來線索長直下打開青幔
子一棚醜拙不堪當

楞嚴經跋陀婆羅白佛我以隨例入浴忽悟水因

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朕得無所有妙觸宣
明成佛子住

離塵離體何有中間蠟人向火薄處先穿燈籠露柱
呵呵笑木馬泥牛走似烟

金剛般若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

勸酒觸翻盤盞唱歌拶破唇皮含笑送入上路半空
撒却雲梯

文殊所說般若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墮地獄

清淨行者慣會打野破戒比丘不掛絲頭涅槃不肯
住地獄豈能收騎駿馬跨青牛百尺竿頭覓繡球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更風流

馬鳴大士問富那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者
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士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
者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士曰此是鋸義者曰彼
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士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
者何者曰汝被我解大士豁然省悟

千峰頂上橫戈十字街頭索戰出卽壅水囊沙不出
卽穿楊中箭倒旗鎗轉通變有先鋒全後殿擒王射

馬就來機鋸解木開真快便

龍樹因迦那提婆來謁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座
前迦那見之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鉢水盛來意自深金針投入契師心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至鳩摩羅多舍鳩問曰是
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鳩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
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
誰汾陽昭代云泊合忘却

露冷疎簾不上鉤月光穿牖暗生秋西風一夜飄黃

葉透出林梢六不收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聞風吹殿角鈴聲乃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卽說偈付法

風鳴鈴鳴塞却耳門非風非鈴露出眼睛南山翠竹連天碧北地黃河徹底清

闇夜多尊者因月氏國王脩敬問法乃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乍來杲日當空照今去清風滿路吹世出世間總平

等往還無地着思惟

青原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回來吾有鈇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苦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刼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苦便休去遷回青原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達書亦不通遂舉前話了却云去時蒙和尚許鈇斧子便請原垂下一足遷便禮拜

不重已靈不慕諸聖向上向下無欠無剩書亦不達信亦不通登山冒雨涉水乘風生鐵斧子請師便與

垂下一足低頭作禮把柄全然沒一毫石頭路滑清
騰起

青原問希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原舉拂子云曹
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
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原曰未在更道曰和
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
恐已後無人承當

春風吹老百花飛下馬壚頭半卸衣莫怪坐來頻勸
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馬祖因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

小兒啼曰止啼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
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
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無高無下有淺有深曹溪波浪
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地藏琛和尚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
什麼字藏曰看取下註脚

指白說皂撮沙獻寶漆時不多減時不少青州梨鄭
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

南泉示衆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

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卸帽寬袍更脫衫呼盧賽飲話喃喃檯盤踢倒人星
散閑看行舟落布帆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
出大蘿蔔頭

趙州親見王老大蘿蔔出鎮州盡道喫時爽口不知
恢破心頭

趙州因僧問一婆子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
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
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師便去問婆亦如前答師

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臺山直去足春寒踏遍韶光路轉寬處處綠楊堪繫
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趙州晚叅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
一僧便出禮拜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却引得箇墜
子

緱嶺閒吹碧玉簫昇仙豈待鳳來招月明自有冲虛
訣孤負巖前展翠翹

睦州見僧來叅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
某甲纔到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聲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賊物現在賊是你做

睦州上堂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斂手而坐

不勞彈指寶扇開樓閣門門見善財一自放行消息斷玉階空鎖舊莓苔

西堂百丈南泉侍馬祖翫月次祖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祖

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偶因翫月驗家私長會承顏次立基只有小兒頑懶甚別開門戶放憨癡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燕趙佳人解和歌絃絃急管奈誰何雞箏割盡攀鞍去行處春風馬尾多

趙州因僧辭問什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恁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

有佛無佛俱勿理脚跟鎖斷春風起逢人相共摘楊花漫天鋪地三千里

趙州叅百丈丈問甚處來曰南泉來丈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示徒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去丈曰悄然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丈便喝州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佩劍披霞謁上清風前奏簡語泠泠玉京不問凡間事相送歸雲一片輕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麼價

廬陵米價震青雲到底何曾見一文翻憶鎮州蘿蔔大算來却有兩三分

蒙山道明禪師因追盧行者至大庾嶺見石上衣鉢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鉢願行者開示良久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流汗

本來面目絕承當雪上無勞更着霜堪笑近來龍象客穿衣喫飯錯商量

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破墮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曰我本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

瀝血烹鮮享夜臺神從何起聖何來杖頭點破超狀去鬼窟掀翻舊土堆

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

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僧作禮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擊破須同未合看莫將道理寸心安若尋本有論迷悟却又搏泥作肺肝

南陽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身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鉢來調御如何見十身住山年老勿嫌貧當頭古佛毫光疾莫向臺前看淨鉢

忠國師因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毘

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景陽鐘發透虛空鷄鷲仙班列下風朝罷上皇猶未覺只緣身在藥珠宮

法融禪師住牛頭山幽棲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自見四祖後百鳥不復銜花

紅白花開長短校調笙竽榼闌春時青林一夜嚴霜後果熟香殘賣向誰

國一禪師在大內一日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隨緣語默離四句動靜如風絕百非若向四威儀中見新羅鷄子撲天飛

烏窠禪師因侍者告辭問云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布毛吹一吹者領悟更不復他遊

接杖持餅盡指蹤却疑佛法不相通布毛當下輕吹出方信從前錯用功

首山因省驢漢叅奉竹篋問云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則背喚作什麼省掣得擲地上山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水立龍門天上高金鱗乘暖溯春濤一聲霹靂潛燒
尾攫霧拏雲透碧霄

汾陽昭叅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
拂開全體現昭云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
踪昭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
始應知有問者云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昭云正是
吾放身命處

旋風刮地草萊盡驟雨乍收溪壑清放歌明月萬山
靜赤脚踏泥歸路輕

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可風

撰述

内務省文書